

注事如风

那腔那调那味儿 ●张迪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乡下跟着奶奶度过的。记忆中,那时奶奶还很年轻,梳着利落的短发,每天忙里忙外。堂屋正中的桌面上,摆着一台四喇叭的收音机,那是她的爱物。一天到晚,收音机总是响着的。

奶奶所在的村庄虽隶属于潍坊市,但再往北几十公里就是东营市地界了。因此,收音机也能收到东营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在年幼的我看来,东营简直就像天涯海角那么远,所以曾经反复问过奶奶,为啥要听那里的节目?奶奶特别善良,特别有耐心,每次都会给出一个让我心满意足的答案,比如东营那里有黄河口、你喜欢吃的小咸鱼就是东营产的、你乐意骑的小羊就是从东营来的,等等。

于是,东营在我幼小的心田里就成了一个神奇的地方。而等到回城上小学后,我才从爸爸嘴里知道了真正的原因:东营台经常播送吕剧,而吕剧是奶奶最喜爱的戏剧。奶奶之所以历经半生磨难仍能笑对生活,正是因为心里始终有吕剧这一精神支柱在支撑着她。

那时的我依偎在奶奶的怀里,可没少跟她听吕剧,以至于像“千年的大道走成河,那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样的道白,我可以张口就来;像“王登云放了学转回了家,有一部圣贤书在手中拿”这样的唱词,我也能哼上几段。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每当听到戏里李荣花唱:“打死我了!只打得我头也昏来浑身发麻,哭了声我的二老爹妈,似这样苦日子实在难过,我何不早死了免受家法。我有心在偏房悬梁自尽,只可惜我丈夫他未在家……”奶奶都会止不住泪水涟涟。我当时只当奶奶是心善、泪点低,长大了才明白,那是因为奶奶曾经也经常挨婆婆的打骂,跟戏

中人同命相怜。

正所谓戏如人生,有眼泪也有欢笑。戏里李荣花的婆婆刁氏耍无赖,声称要上吊,又怕真的把自己给吊死了,就跑去告诉邻居家的大嫂,没想到人家竟然反问她:“你上吊有绳子吗?要是没有我借你一根。”每当听到这里,我和奶奶都哈哈大笑。

吕剧经典剧目《小姑贤》,带给了我和奶奶莫大的愉悦。随着时间流逝,这些吉光片羽和着吕剧的那腔那调那味儿,已经成了我们祖孙俩最宝贵的共同记忆。而今,我依然记得《李二嫂改嫁》《王定保借当》《小借年》《金鞭记》《逼婚记》《金镯玉环记》的精彩唱段,记得郎咸芬、张翠霞、林建华、李岱江等吕剧名角。正是这些名角好戏温润了我的童年,陪伴我慢慢长大。

后来,我读了一些关于吕剧的书籍,从中收获了许多新知。比如,吕剧最初兴起时,演出者总是带着一头纸糊的驴上场,所以被称作“驴戏”,后来戏班子开进济南,请人写演出海报时,人家嫌“驴”字难写,就给改成了“吕”字,一看就知道是“两口子戏”了。再比如,郎咸芬为了演好李二嫂这个角色,到博兴县阎家坊村体验生活,和村里的青年寡妇刘大嫂同睡一张炕,还每天帮着干这干那,最终刘大嫂向她敞开了心扉。等到三个月后离开村子时,郎咸芬的一举手一投足已俨然一副孤苦无依的小寡妇模样了。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很久以来,我都想把这些有意思的故事说给奶奶听听,让她老人家再度开怀大笑。已经八十岁的奶奶,现在正忍受着巨大的病痛。每念及此,我心里都难过至极。因在外地工作,我只能通过电话或者视频和奶奶聊聊天。期待着假期快快到来,我能回到奶奶身边,跟她好好重温一下那些美好的旧时光。

鹊、鹊巢与槐树 ●何敬君

小区院子里,我居住的楼座西南侧有两棵树。我几乎每天都会阳台看一会儿这两棵槐树。我觉得它们一定是从同一个村庄或者同一片山林移植来的,像孪生兄弟或姐妹般,在这陌生而喧闹的环境里以同样的速度、同样的节奏成长着,树冠几乎一样高,主干几乎一样粗,各自的大部分枝杈朝着同一个方向伸长。我草率地认为这两棵槐树是在眺望故乡,因为它们更多的枝子没有往阳光直照的方向长,而是另一个共同的指向。这两棵槐树距离很近,树枝却很少搭连,更多的力气都用在往高里蹿长,好像是为了尽早望到家乡那片天空。所以我觉得它们是孤独的。

大概五年前,一对喜鹊从天而降,消解了这两棵槐树的某些寂寥,使它们显现出了庇佑众生的善本意。那两只喜鹊绕着这两棵槐树起起落落,选定了一个三分枝树杈开始垒巢。那些日子里,看着它们从日出忙到日落,我脑海里无数次浮现出在老家盖房子时帮工的乡亲们抬抬檩子椽子的身影,浮现出城市建筑工地上搬运钢筋和水泥构件的农民工的身影。农民工在城里是给别人盖房子,乡亲们是义务帮忙给我家盖房子,喜鹊是给自己盖房子。

接下来的这几年里,那对喜鹊夫妻每年都在它们的巢里养育儿女。像所有的父母一样,从早到晚四处觅食,带着羽翼未丰的子女熟悉外面世界,悉心传授生存本领,最终把它们送走。一年又一年。站在阳台注视喜鹊和它们的家,感觉好些莫须有的寂寥与浮烦也飘散而去。我因此对那两棵槐树心有感激,它们让一家子喜鹊安居乐生,带给我只有我自己心领神会的慰藉。而槐树似乎也更蓬勃,更快意,它们的主干更加坚挺,枝杈更加舒张,叶子更加茂密。

然而,就在这个冬天,预示“鹊始巢”的小寒一候里,离开了一段时间的喜鹊回来了,而且不只是两只,是四只大喜鹊。我一阵窃喜,以为原来的喜鹊请来一家邻居,要加盖新巢,开始又一年的幸福生活了。可是,它们并没有出去衔运树枝,只是在树上跳

来跳去,围着原有的巢逡巡审视。它们的叽喳声像是四个人在低沉而严肃地讨论问题。我当然听不懂,不知道槐树是否听明白了它们说的什么。

几天之后,这四只喜鹊拆掉了原来的巢。它们飞去又飞来,飞来又飞去,将垒砌旧居的树枝一根一根地衔走。我不知道这些建筑材料被送往了何处,只是想喜鹊们可能悟到了某种玄机,寻到了更适宜的安身乐命之处。那鹊巢一天天被拆散,只剩下最底层的几根枝条别在槐树的杈丫上,像留存的一处老“地基”,枯然地寂寥着。喜鹊们不再回来了,院子里一下子显得空旷了许多,听不到它们响亮浑厚的会话和歌声,只剩下麻雀、乌鸦、白头翁们偶尔的“叽叽”“啾啾”,很有些沉闷了。而我的失望和落寞也一缕一缕地,从阳台的窗口飘弋出去,飘到了槐树的枝头,垂挂成似有还无的黄叶。而那两棵槐树好像也失去了热闹的气息,在冬末的风中瑟缩着,光秃又迷蒙的枝梢很有些茫然地摇曳在虚虚的半空里,再度孤独起来。

单从名字看,喜鹊就应该是一种特殊的鸟,小到麻雀大到孔雀的鸟都叫“雀”,唯独它单占了一个“鹊”字,不知道人们当初造这个字命名这种鸟的初衷是什么。我只知道这种性情机警的鸟是很有人类缘的,它们喜欢在人的居所周围筑巢生活,繁衍后代,中国人对它的名字前置一个“喜”字,认它是吉祥的象征。而那两棵槐树,在我老家叫“家槐”,还有许多地方称之为“国槐”,人们愿意在房前屋后栽植它们,还赋予它迁民怀古的寄托与平安祥瑞的意韵。如此看来,喜鹊选择在槐树上筑巢造屋,对于二者都可谓最理想的组合,犹如梧桐凤凰、骏马锦鲤。我相信搬迁走了的那几只喜鹊,一定是迁到了另一处槐树上筑就了舒适的巢窝,开始孕育它们的又一群儿女了。但它们的老巢“地基”还在,还在原来的槐树上,像一只眯起的眼睛,张望着喜鹊飞去的方向。明年,后年,或再过几年,搬走了的喜鹊或它们的子女,会不会怀念起老宅,重新回来,在老宅上兴建新宅呢?

我宁肯相信会的,我盼望着。槐树也会盼望的,我想。

人生真味

地瓜枣

崔启昌

北方的胶东一带,早时地瓜扛大梁。地瓜却极少当作主食上桌。在生活窘迫的年代,小小地瓜枣曾是若干乡下人日思夜想的饕人之物。

秋风起的时候,农妇村姑们就开始准备晾晒地瓜枣了。这个季节,几场秋雨过后,地瓜蔓叶陆续染上浅黄。再有几番秋风漫过,霜降节气就来了。晾晒地瓜枣,便是这段时节乡间颇有韵味的营生。

我老家村西崖的朱二姨是晾晒地瓜枣的好手。她二十来岁时从邻乡嫁过来,恰好是秋季。朱二姨个头高,长得俊俏,走下迎亲轿车时,抢喜糖的婆婆妈妈们都啧啧称好。也有撂闲话的,俊媳妇怕是活计好不到哪里。朱二姨不光相貌出众,家里家外的营生件件拿得起。三天喜日一过,她就跟婆婆道:“娘,您老歇着吧,晒地瓜枣俺拿手。”七十多岁的婆婆还愣着呢,朱二姨袖子一挽,便擦刮起地瓜皮来了。一会儿工夫,洗净的地瓜就满满装了一大锅。接下来,劈柴烧火、架棚铺帘、持刀熟切、摊摆晾晒,一道道工序非常娴熟。婆婆乐得合不拢嘴。

朱二姨心也细,帘子上的地瓜枣每天翻晒两遍。光线好,西北风不急不慢,个把星期地瓜枣就可以收了。家口多的人家,等不到地瓜枣沁出甜霜就饕餮开了。朱二姨不,她将收拾停当的地瓜枣用包袱包好,堆放在柳条篓里,上面盖上盖垫,压上石头。过个半来月,甜霜就将地瓜枣密密实实裹了起来。地瓜枣甜,朱二姨的嘴更甜,一早一晚村西崖上的好几十户人家,都有了尝鲜地瓜枣的口福。

除了朱二姨,老家村子每每进到秋里,家家户户晾晒地瓜枣像是统一的活计。大家把冬春两季当作口粮的地瓜储足后,尽可能多地把个头小的地瓜晒成地瓜枣。有的人家还会切大地瓜晒地瓜枣,晒好后成色好、甜味足,吃起来不跌份,小孩子拿着显摆也有底气。

地瓜枣在乡下很能派上用场。迎来送往当礼物,不但拿得出手,彼此都很喜欢。尤其进城时,带上一篮,人家能高兴好几天。

20世纪80年代我在南方当兵,每到暮秋总能收到母亲晾晒的地瓜枣。拆开包裹,捧出黄中泛白的地瓜枣,母亲在田间在家中辛勤操劳的情景如在眼前。如我一样,连队里的老乡一到秋里大都能收到来自家乡的地瓜枣邮包。战友们分享时,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当年种植的地瓜多为“一窝猴”“徐薯七号”,个头小,要么淀粉多,要么水分大,晾晒的地瓜枣口感虽说得过去,但比不了如今市面上那些卖相、口感、营养成分都超好的地瓜枣。小小地瓜枣能有今天这样多的种类,得感谢科学的发展。有资料说,地瓜味甘性温,有补虚乏、益气力、健脾胃、强肾阴的功效,还能活血、止血、生津止渴、宽肠胃、通便秘、抗肿瘤,世界卫生组织评出的13种最佳蔬菜中,地瓜就占了一席。

征稿启事

来稿要求1000字—1500字左右,内容要有细节、有故事、有真情,而且一定要原创,题目、角度、文体均不限。投稿邮箱:zaobaofukan@126.com



扫码关注“文化青岛”